

善社廿年重聚會特刊

一九八一



ASILOMAR CONFERENCE CENTER, PACIFIC GROVE, CALIFORNIA U.S.A.

(1)序 言	李威漢
(2)籌備經過	張章榮
(3)未達三老師來函	
(4)澳洲來鴻	陳秉麟
(5)感想	梅瑜
(6)花絮與雜感	許慧心
(7)重聚會後記	潘靜觀
(8)雜記	林雅淑
(9)重聚瑣記	梅修偉
(10)後感	單寶珠
(11)特刊補白	袁慶祥
(12)重聚會後記	何鈿德
(13)同學側影	李威漢
(14)簡記	李威漢
(15)花絮	胡劍豪
(16)照片	
(17)編後語	李威漢
(18)同學地址	

序言

轉瞬間，善社同學離開母校已廿年了，記得離校十週年時，留在香港的善社同學編印了一本十週年刊。稿件包括有同學的來信，感想，花絮和同學近況等等。雖然是一本薄薄的刊物，用去了同學們不少的時間。去年有同學提及編印一本廿年刊。但鑒於過去十年裏，各人都忙於事業，少於聯絡。要招集一些人去寫稿和編印並非易事。今年初，加省的同學提議舉辦一廿週年重聚會。結果在美國國慶日那週末，廿八家同學聚在三藩市南面一個遊覽勝地過了一個愉快的假期。並得到林漢勇主任夫婦和梅修偉、梁寶潤老師光臨，使到重聚會的意義更為深重。在這盛會之後，參加的同學都覺得應該將這盛會記錄下來，作為留念。而且可以讓沒有來同學分享到我們在那段時間裏感受到的實質友誼。因為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我們不能去問所有參加的同學徵求稿件，請各同學多多包涵和原諒。

籌備過程

張章榮

善社同學離校後廿年重聚會已完美的結束了。這次慶會能夠把這許多散居在各地的同學及老師聚集在一處，已經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而事情都能順利的進行，都是一班同學的週密計劃和落力籌備的結果。當然如果沒有同學們和老師們的踴躍參加，重聚會亦不可能會成功的。數年後，雖這次聚會歡樂的情形仍清晰刻在各大腦海中，但舉辦這次事的過程，恐怕只會寥寥數人才會知道了，因此我謹簡略將籌備過程記錄下來。

八零年終，袁慶祥、潘靜觀、李威漢和許惠翠同學兩家人共去Faroo渡週末，這次假期不但他們覺得愉快，兩家的孩子玩在一起，其樂也融融。基於這次的經驗，他們覺得如舉辦一同學重聚會，也應該找一地方可以同學們帶子女來參加。

年初袁慶祥夫婦往羅省渡假，與該地同學陳時中、朱佩嫦、何孔賢、麥志雄、朱炳超、朱念之、鄭邦盛、林雅淑及剛自香港來遊覽的孫吉昌聚餐。當時他們提起舉辦廿年重聚會一事，原則上各人都贊成。慶祥一家人渡假回來後，他便去找李威漢同學談。威漢同學則記起以前曾在

(Action) 開過會，覺得那處不但有膳宿設備，又有會議室及廣場作集體活動。爲了作進一步的安排，李威漢和袁慶祥親往該處視察環境。他們認爲地方甚爲理想，立即和負責人預訂在七月三日至七月五日在該處舉辦重聚會。

一月底三藩市區同學在李威漢和許惠翠家聚餐。到者有許行、陳德鴻、何鈿德、余定一、胡劍豪、張草榮、余光源、曾家霖、王耀祥、單寶珠、袁慶祥、潘靜觀、和楊謙珍。飯後袁、李同學介紹了一下 Action 的環境，並提出舉辦重聚會一事，在坐的同學一致贊成，並立即組織了一個籌備委員會。初時定下報名費五元，報名截止日期是三月十五日。膳宿費用，大人六十元，小孩五十元，務必在五月一日前繳交。後來四月中時發覺價錢比預訂時高了一點，收下的錢只夠基本費用，其他茶點、照相、禮品等雜費沒有了下落。五月初在李樂基和單寶珠家聚餐，照相、禮品、獎品等雜費沒有了下落。五月初在李樂基和單寶珠家聚餐。各同學鑒於住在灣區的同學最近重聚會地點，在車費上較其他同學省了不少，當天到會的各掏腰包，捐了八百元去補足經費。羅省的同學亦捐了三百元去作買獎品之用。其他亦有同學捐助獎品。因各同學在人力、時間和財力上都樂於捐出來，籌備的工作每每能克逆爲順，使這次慶會如期舉行。

茲將重聚會辦事人列於下面：

- (一) 聯絡——袁慶祥、李威漢、陳時中、朱炳超、朱崇福。
- (二) 財務——許惠翠、潘靜觀。
- (三) 簽到——單寶珠、何鈿德。
- (四) 記事——李威漢、胡劍豪。
- (五) 攝影——李樂基、盧國常。
- (六) 醫生——胡劍豪。
- (七) 排球比賽——陳德鴻、朱炳超、陳時中。
- (八) 康樂遊戲——朱佩嫻、羅君華、許惠冰、伍子英。
- (九) 幸運抽獎——許行、胡炎章。
- (十) 兒童禮物——余定一。
- (十一) 坐談會——朱崇福、朱炳超。
- (十二) 歡迎會——余光源。
- (十三) 晚會——胡劍豪。
- (十四) 遊戲節目——單寶珠、劉陪賢、李威漢。

(五) 雜務——伍子英。
(六) 橫額——袁慶祥。

朱達三老師來函

慶祥同學：

兩接來書，久未致復，歉甚。

知悉梅修偉兄夫婦、李美煥老師及漢勇兄夫婦能參加你們的離校廿週年紀念慶典，心裏甚爲你們高興。我更多麼想念能見到他與她們，一敘離情。可是我心臟衰弱，體力衰退，慢步亦只能行半英里。常覺心痛，心情沖動或緊張時更甚。所以無法參加你們的盛會了，十分抱歉。

我這種情形，叫做 (Minor heart Attack)，乃由年老所至。我在今冬或可能到加州 (Monterey) 探望一個做醫生的朋友，一則是避寒，二則可以得到他醫理一下，不過我這病是不能醫好的，我只想他教我怎樣去處理日常生活而已。(Monterey) 很近 (San Jose)，到時可能探望你們。

蕭蔭堂、李威漢兩同學均曾有信給我，我都沒有回信給他們，望代致意。我現在很怕執筆，所以有很多同學及朋友的來信，都沒有復。去年聖誕及賀年咭都很少寄出。我會不久寫篇通訊寄給「培正通訊」，報告一些我的近況，算是對各同學的復音了。

我現在的地址已經改了，請通知各同學及梅修偉先生，叫修偉兄寫信給我，我多麼想和他通信，總得不到他的地址。

專此奉復，望代各同學致候，並祝

各位安好

四月二十二日

達三上

澳洲來鴻

陳秉勳

威漢，惠翠同學：

你們好！從最近「培正同學通訊」知道善社留美同學將舉行離校廿週年紀念聯歡。並招待老師，十分有意義。我真羨慕你們，可惜我遠隔

重洋，不易即時抽身赴會。如這信趕得及的話，請代小弟向各位同學師長致候。你們到時歡聚情況，及各同學師長近況如何，方便的請多在一培正同學通訊」報導，並寄些相片來欣賞一下。感謝你們的熱心，使我能從通訊中略知留美善社同學的消息。你每年還寄給我一份美加同學的地址並將小弟列入名單之內，至為感激。可惜我甚懶執筆寫信，向各同學問好，祈請恕諒。本地的善社同學，除了小弟外，還有黃明中，及澳門分校的蔡克方和陳茂祥。他們的地址，另錄於後。本地培正同學會自組成後，逐漸發現了培正同學有五十多人，還有一舊老師劉榮珍老師。他以前曾與何宗頤老師在東山教數學的。現任培正校長林英豪老師亦曾是他的學生云。相信朱達三老師亦對他很熱識的。

昨晚翻閱善社同學錄，帶回不少感慨。並覺得錢正友老師贈言中之一句：「得失本是尋常事，莫作乾坤一贅民」，很有意思。相信從培正出來的，特別是善社同學，不論在何處，成就如何，都是一位負責任，熱心公聽的良好公民。料你們這次歡聚，必定有一番熱鬧。雖然離校只廿年，距廿五年加冕的日子還遠，不知你們會否藉此見面的機會，商議一下將會如何慶祝？小弟以為除了飲譙的例行慶祝之外，希望到時能集合全體同學的力量，做一點對母校及同學有實際益處的事。例如捐贈教學器材，獎學金，清貧子弟助學金，或同學會基金等。以表示母校師長培育之恩。以上亂寫了一大遍，辭不達意，不對之處請原諒。邊前信之命，附上小弟全家照片一張，以作留念。我亦希望收到你們的全家福一張，其他同學如蔡宗馨、彭一山、謝錫恒等，如他們有參加慶祝大會，亦請影些他們的家庭合照來欣賞。餘不多述，此祝

健康快樂

弟 七月五日

秉麟上

感想

梅榆

回想在培正唸書時，每見到老大哥，老大姊們加冕，便羨慕不已。恨不得自己很快便升做元老。現在倒覺得那時天真。做元老雖好，但人那時也老了，還是慢慢才加冕的好。但歲月不由人，轉眼我們已離校廿年，還有短短的五年便加冕了。

年初時得到重聚會通知後，經過多次家庭會議，決定了由女兒陪同

我去參加，好讓她也領略一下紅藍精神。

七月二日抵達三藩市，下機時便見到林主任夫婦、林雅淑及潘靜觀同學。可喜是大家都沒有想像中那樣老，事實上還是老樣子，跟離校時差不多呢！後來在唐人街亞洲園午餐又會見到多年未見到的黃碧琴，除了話舊外，她又帶給我們一個好消息，陳潤國和董依華近期內會添丁，大家都為他們高興。

翌日抵達 (Astoria) 時，心情十分興奮，因為很快便可以見到一班二十年前一起「作戰」的「同僚」了。步進大堂，見到何錫德和單寶珠同學在主持註冊。在大堂見到同學們拖男帶女來報到。大家握手說舊，好不熱鬧。又見到梅修偉和梁寶燭老師。還記得初入培正中一時期，英文程度差得很，幸得梁老師細心教導，才能打好英文基礎。

以後三天在灣區善社同學安排下，渡過一段愉快的時光。以前很少說話的同學也變得健談起來，以前頑皮的還是老樣子。快樂時間總是過得很快，轉眼又是道別的時候，大家互道珍重，並訂下五年後再見。

花絮與雜感

許慧心

小時候，每當學校舉辦郊外旅遊後，老師總是出那麼一條主題「郊遊後感」為作文題目。因此每次在旅行中都使自已培養一點感情，以便回到課堂時好搬出來以作應用。正是娛樂不忘工作！今次承善社主辦單位老兄之托，寫一點有關重聚會的後感，重新拾起這枝禿筆，有如千斤重擔，感想嘛實在是太多了，可是搖動起筆桿時又不知從何說起。尤其是我為這特刊去寫，我好像班門弄斧，甚感慚愧。我還是拉雜來寫點花絮和雜感吧！

(Catalonia) 真是個好地方，清靜幽雅，如詩如畫，可惜沒有人大發詩興，所以未有打油詩記錄下這勝地，誠一憾事。這次參加盛會的大約有九十人左右，包括昔日老師，今日的家眷，明朝的社會主人翁，可謂濟濟一堂。「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更何況一下見到那麼多朋友，大家都是來自各方，難得的是從加拿大和紐約遠道而來的同學，其情難貴。有些同學自離校後便沒有再重逢，今朝相見有如古人所言「：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夫婚，兒女忽成行」：」那種心情。相信當事人也難以形容。

傍晚時各地區派出代表報導一下各區同學的情況，雖如開會，但因

善社諸君子才絕佳，幽默風趣，一點也不納悶，反而各人聽來興緻勃勃，繞繞動聽。尤以林漢勇和梅修偉老師的「訓話」，其用詞適當，風趣文雅，有其徒必有其師，理所當然。

噹，噹，噹。飯堂鐘聲撩起各人肚子，腹內雷鳴，方知晚飯時間到了。有人說這鐘聲使他們想起以前在培正飯堂狼吞虎嚥，風捲殘雲的吃相。

拍團體照也是聯歡會高潮之一。這張照片其價非同小可，君不見勞動了多少個醫生，工程師、大老板等，費時一個鐘頭，單是工資亦「有得你計」，最難得的是那卅多位小朋友，任從擺佈，終於在幾聲(chinese)聲中，大功告成。

這次郊遊中有孩子們的天才表演，梅老師的謎語，排球比賽。賽時一句話當年又引起一段大笑話的故事。增加了無限的歡笑。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聚會，連帶我們這一班太太們也分享了不少其中樂趣。單看各人臉上愉快的笑容，便知那是發自內心中的歡語。感謝這次主辦的仁兄仁姐所費的人力，物力，心力和財力，阿們！

後記

潘靜觀

自年初發起廿年重聚會到而今散會後各返家門，不覺大半年時間便這樣過去了。各同學出錢出力去籌劃這聚會，可算是紅藍精神的最高表現。雖然這是我們第一次去嘗試舉辦這種活動，我深覺得這聚會是很成功的。一來有不少同學及師長從遠處來參加，二來大家見面後，大人談得高興，小孩們又玩得高興，可說是皆大歡喜。但因經驗還是有點不足，以致未能達到更完滿的階段，謹在此向各同學致歉意。

最值得一提的是各位善社「新抱」和「姑爺」的熱心，比同學們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是善社同學特別多聚會的原因。以我們三藩市區同學而言，每年必有三、四次的聚會，另外加上外地同學過訪時之茶聚或晚飯，為數不少。每次人頭湧湧，數來有四、五十人之多。我不禁覺得要慶幸我父母把我送入培正讀書。我「老公」講笑說「如果我老婆係在真光或女拔萃等學校讀書，我真「咁得閒」去參加他們的聚會。幸而與其他同學的太太或丈夫不像他的一般見識。或者他有先見之明，為了避免要跟太太去開非培正的聚會，他去找了個在培正畢業的女同學來作夫人。慶祥五年級入培正，我則是幼穉園唸起的。善社同學相聚時，可以

明正言順，大發謬論，老婆也可以「噍埋」一份。投票選舉，亦可以比人多投一票（但出錢也比人多出一份「編者註」）。大概善社中同道中人亦有六對之多。

三天的歡聚一下便渡過了，各同學都似乎意猶未盡。希望廿五週年回校加冕時，能見到更多的同學。這次有很多同學和老師都是我畢業後第一次再見到的。現在我們又正在合作去沖晒相片分寄給來參加聚會的同學，又在籌辦編印這紀念刊。

雜記

林雅淑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我們善社已畢業了二十年。年初同學們籌備了在七月開個重聚會，我爸媽已準備在暑假時來美探我們，我因而請他們提早來美以參加善社的聯歡會。

七月三日晨我們一家七口，靜觀一家四口和梅榆母女抵達旅店時，李威漢和許惠翠一家已在等着。不久各同學相繼而來，又見到梅修偉和梁寶嫻老師。我們見面後則談個不停。有數位同學自畢業後我部沒有見過面的，不過大家見面後便大談特談，比在中學時還談得多。中學時男女同學很少交談，怕人取笑及誤會。但現在各人都已成家立室，兒女成行，則不介意了。故此各人比廿年前還熟落得多。善社「新抱」和「姑爺」也參加我們的坐談會，十分開心和熱鬧，沒有一點的生疏。話題由中學時代到現時各人的情況。各同學都想「搵親家」，看那家嬰兒合做媳婦或那一家兒子可作東床快婿。看看若干年後各人能否找到親家（哈哈）或為培正善社兒女一家親。

這次二十年的聚會，各人都很開心。我更開心因為我爸媽也能來參加呢！希望每年能有一次聚會，到畢業後廿五年時更能集體返港加冕。

旅美善社同學離校二十年重聚瑣記

梅修偉

時間的確過得快，和善社同學分別不覺二十年了。在這一悠悠長的日子里，我不時想起他們。雖然這種情感不十分強烈。我甫出校門，即任教於培正，其間因時勢與環境的轉變，曾經三易其地，即坪石、廣州和香港，但在香港的時間最長。一九六一年，找離開紅藍圍地，而這

一年剛好善社同學高中畢業，說得好聽一點，他們可算是我在培正的關門弟子。加上他們畢業時，我是光望兩班的主任，日常接觸的機會較多，感情自然亦較密切。不過分別以後，我在另一間學校教書，他們則或升學，或就業，各奔前程，彼此沒有什麼連絡，也未想過有重聚的一天。

去年九月，我移居美國，初時住在北部的俄亥俄州，抵達後不久，接到一個由羅省打來的長途電話。原來是善社朱珮嫦同學的，她說從前何仁信老師知道我來了美國，很想見我。可是我匆匆北上，所以打個電話來問候。當時我心裏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一時說不上來，二十年了，難得她還記得我這平凡的歷史老師。相談之下，知道她的先生陳時中亦是善社同學，夫婦同級，據我所知，情形並不多見，正是親上加親。她又告訴了我一些同學的近況，自此我和善社同學算是有了新的聯繫。

今年二月，我從俄亥俄南返拉斯維加斯，這是我在美的居留地，不久又接到朱珮嫦同學的電話，說他們畢業二十年了，照例有一次重聚的活動。但由於種種問題，不可能回港參加，所以羅省和三藩市的社友，決定七月初，假距三藩市約百哩的（Vallejo）舉行聯歡會，為期三天，並已通知其他地區的社友，希望我和內子梁寶嫻能參加。因我們都會是他們的班主任，我當時不知可否，初到貴境，有時好些事情是不由自己作主的，但又不好意思拒絕，於是口頭上答應，到時有事再說。五月初，接到他們三藩市方面籌劃負責人袁慶祥同學來信，說知道我答應參加他們的聚會，十分高興，並說另請到由港來美旅遊的林澤勇先生夫婦，更去函加拿大請朱達三老師（信，愛班主任）連接送我們的同學已派定了。盛情難却，反正無事可做，見見這班關門弟子也好。於是決定屆時參加盛會。

聯歡會的日期是七月三、四、五、三天，我提早兩天往三藩市，順便探望那裏的老朋友，多是培正的舊同事，三日晨由胡劍豪同學陪往聚會地點。當日天氣很好，陽光處處，沿途風景如畫，加州地方的確不錯，難怪這麼多中國人留居。上午十一時抵達目的地，只見一群善社同學，拖男帶女，談笑嬉戲，旅店內外一片歡樂氣氛，也難怪他們如此忘形，別時彼此是丫頭小丫，重見則已成家立室。兒女牽衣，看着他們心裏不由百感交雜。自己實在老了，他們都認得我，我則祇從他們的臉上依

稀看到二十年前的輪廓。至於那些第三代的紅藍小子全未見過我們，均以驚異的眼光，微帶笑問客從何處來的神態，望着他們的父母和我絮絮不休。不久林澤勇老師夫婦亦到，未見其人，先聞其聲，風采依然，可惜朱達三老師因身體稍弱，不便遠行而沒有來，誠美中不足。

（Atlinch）是一處渡假勝地，臨崗臨海，環境清靜幽雅，我們住的旅店，一例木建舊樓，古色古香，前後左右，雜花生樹，古松參天，中間鐘聲微聞，頗有禪院古刹的風味，難怪房間半年前便要預定。一連兩天，由晨至暮，均有不同的活動，座談會、遊藝晚會，以及各類比賽等，大家隨意嬉玩，放慢腳步。二十年歲月，彼此所經所歷，各有不同，於是說之不完，談之不盡，往往直到中宵，意猶未足，那些後生小子，興緻濃於成人，他們根本不知二十年重聚為何物，祇知有幾天的假期，和幾十年年紀相差的小朋友一起，高興得亂叫亂跳，玩至天翻地覆，日月無光。一次不知那個小傢伙按了火警鐘的電掣，一時鈴聲大鳴，消防員趕來，實行清樓檢查，足足鬧了個鐘頭，結果一場虛驚。看他們玩得開心，我一時返老還童，參加他們什麼排球比賽，滿以為寶刀未老，豈知下場僅五分鐘，即扭傷腳踝，腫如牛蹄，到完場時，竟成了鐵拐大仙。

兩天的歡聚，我看的很多，想的也很多，深覺給我最大快樂的，並非當地幽美的風景，引人遐思的鐘聲，七彩繽紛的墨西哥大餐，而是這持重和壯健的職業。他們均能堂堂正正的，安安穩穩的立足於異邦的社會，各有安定的職業，美好的家庭和崇高的道德操尚。濟濟幾十人，包括學者、醫生、工程師、商行經理以及白領文員，職業雖各有不同，然均神色歡愉，臉帶春風，這無異說明彼等已能安於所業，樂於所業。又身受外邦教育，交待地亦多非同類，迄未受胡風渲染，保持國族優美的道德傳統，對師以敬，對人以誠，對友以愛。昔日我輩所期待於他們的，眼前似依稀見到了，還有什麼可說，我不禁有點飄飄然！

世事無常，匆匆而聚，又匆匆而別了，七月五日晨是聯歡會最後的一天，但僅有半日的時間，因午後旅店即收回房子，大家為爭取這寶貴的時刻，一早便起來，收拾行李，然後群集在旅店門外，走來走去，忙着拍照片留念，分組的，分班的，以及團體的，鬧個不停，我被拉得團團轉，頭昏腦脹。不知誰出的主意，弄了一幅長十呎的橫額，上面寫着二十年重聚的字樣，迎風招展，有如出會巡遊，堪稱笑拳怪招！每攝一照

，則必大聲呼叫，看得其他遊客莫名其妙。直至午餐鐘聲大鳴，才齊齊湧進餐廳，不過這頓飯吃來似乎興緻索然。飯後九十多人，分乘二十餘部車子，浩浩蕩蕩的離開這個會給我們三天歡樂的勝地。當晚三藩市區的同學，以主人身份，假頭和圍酒家，設宴招待來自羅省，紐約及加拿大的社友，但一些同學因工作關係，須趕程回去，未能參加，故場面不大過嘈吵，影響雅興，向賬房投訴，惜乎老板亦來自紅藍故鄉，詐聲扮亞，彼等無奈，祇好遷拾避禍。這席酒足足吃了兩小時，才互道珍重而別，臨行有說明年再來一次，有說五年後香港再見，狂放豪邁，頗具江湖風味。

聯歡會曲終人散，不過我的好節目仍在後頭，緣由袁慶祥同學喜歡釣魚，知道我有同好，所以會前在電話中要我會後在他家裏住兩天，來一次深海垂釣，並說釣深海魚如何刺激，魚兒如何易釣。我給他說得心癢癢的，我是答應了，頤和園之宴第二天早上，我和內子慶祥三人，全副釣裝（有幾分像香港的暗啞兵），帶備魚具出發，時天色微明，晨風陣陣，車子在寬闊的公路飛馳，別有一番風味。不久抵達碼頭，漁船以高速載我們出海，直放太平洋。以往在香港釣魚，多在離岸不遠的地方，坐在小小的釣艇上，把魚絲勾上蝦兒放進水裏便可。但在這裏則不同，必須用釣竿，而且只用假餌，這玩藝我從未試過，心想成績好極亦有限了。不久船停了下來，漁夫用電子儀器測魚群結集所在和深度，然後指示我們放多少碼絲，的漁科學化之至。我看看魚竿，原來上面繫着四個鈞，鈞上有短短的紅冷線，根本沒有魚餌，心想難道這裏的魚都是沒眼睛的，我依言放絲，還未放到漁夫所說的碼數，但覺有人和我拔河似的，老天！這樣餓的魚端的少見，於是猛力收絲，重得很！拉上來了，一共四尾，全是（Blue Fish）（每尾約一磅重，好開心！當時風浪大，船兩邊搖擺，好容易才將魚除下，急急又放絲入海，好像伙又來了，仍是四尾，我和慶祥一竿竿的，此起彼落，忙得不亦樂乎，回頭看看內子，只見她煞有介事的，八字馬，手揮長竿，有如打北派功夫，可也竿竿四尾，旁邊的釣友看得目瞪口呆，不及半個鐘頭，魚袋已是脹鼓鼓的了。

好景不常，漸漸的魚兒不知道游到什麼地方去了，船夫領我們轉移陣地，可是連到幾處地方亦祇疏疏落落的幾尾，和剛才的情形截然不同。

，直至中午，風浪愈來愈大，為了安全起見，祇好罷釣。回航中我們數數魚獲，三人合共六十七尾，重約五十餘磅，算得上滿載而歸。可是問題來了，根據這裏的釣魚法例，每人不得超過十五尾，據說是保護海魚不被釣絕云，不知是廉價的仁慈，抑是美式幽默，但無論如何我們已超過二十二尾。怎算？送給別人？一萬個不願意，拋回海中，未見糟塌珍物，無可奈何，實行「出術」，將看到的魚用另一布袋裝好，留在船上，抵步後一人先上岸，觀察情勢，看看有沒有警官老爺來檢查，其實這祇是一線希望，聊塞人事而矣。哈！奇蹟出現，巡警老兄竟然「偷雞」，於是急急從船上取回剩餘物資，飛車回家。一路上，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個不停，快樂忘形之下，幾乎走錯路，成了迷途的羔羊。

為了慶祝這次「偉大」的收穫，當晚實行弄一頓中國式的海鮮大餐，好好享受一下。清蒸由慶祥太太潘靜觀主理。她亦是地道善社同學，這位紅藍小姐，讀書時成績優異，連燒菜的手藝也是一流，蒸得時間恰到好處，比大酒家的廚師毫不遜色。我則負責炒魚球，這是「考牌」的菜色，好在本人教書四十載，入廚三十年，經驗豐富，只見碟上雪白的魚球，配上碧綠色的芥蘭心，一上枱即被搶光，看情形也不會差到那裏去！這頓海鮮餐，共進者有主人袁慶祥夫婦，余定一夫婦，伍子英和我們兩個老傢伙，余定一携來燒鴨油雞，說是孝敬老師，大家邊談邊吃，不知是胃口太好，抑是心裏高興，覺得酒菜特別好味，待杯盤狼藉時，已是夜深人靜了，人生事就如如此奇妙，誰想到二十年後有緣和弟子們同遊共敘！

教了幾十年書，生活刻板枯燥，天天如是，年年如是，甚少有機會無牽無掛地到外面去玩玩。這星期來，既與隔別二十年的同學聯歡聚舊，又享受到渡假旅遊的樂趣，更嘗試到深海垂釣的緊張和刺激。在我這平凡的一生中，的確是難得的快樂時光！不過是快樂是有時而盡的，次日慶祥同學要上班工作，我亦要返回賭城之家。祇好又一次和他們分別。當靜觀同學駕車送我進機場後，我坐在休息室內，望着窗外行將載我離去的巨鳥，隆隆有聲，升火待發，心裏不由一陣迷惘，好像得着的很多很多，又像失落一些什麼似的。

後感

單寶珠

依照培正中學的慣例，級社的成立，是在小學五年級。還記得當時

同學決定以「善」為社名，而用「羊」為社徽，因為羊象徵良善。那時候，有些同學認為「善」與「蟻」同音，而蟻和蛇類似，我們的班社，一定很懶。羊雖代表善良，但也代表懦弱，班社必定無建樹。這些雖是戲言，但照我記得，善社在中學時也似乎如是，一盤散沙，沒有什麼大作為。

今年善社同學剛好離廿年。自畢業後，同學各奔前程，分散東西，能有機會見面的，真是少之又少，有些同學的近況只是從間接中略知一二。所以有人提議舉行廿週年重聚會，各地同學都熱烈響應。藉書信與電話聯絡，經數月籌備，重聚會如期舉行。會期三天，各同學充份表現了互助互愛的紅藍精神。團結一致，各盡其職。聽說培正以往從沒有一級社舉辦過這種活動，我們這次可說是創舉。經過這一次活動，證明我們善社不再是一盤散沙了。

俗語說「十年人事，幾番新」，十年的變化已經那麼大。更何況是二十年呢！這次重聚會，我能見到很多同學，有些同學是一別廿年。自畢業後，根本未再有機會見面呢。這次異地重逢，心中別有一番滋味。三天的聚會，令我重溫高三大嶼山畢業旅行的日子。當時各人還未踏足社會，無憂無慮，現在更已成家立室，為人父母，經歷了人生一段重要的旅途。二十年時間的磨煉，使我們更成熟，更盡責，更懂得怎樣從日常生活中領悟人生的真諦。人生能有多少個「二十年」呢？希望這次重聚會永遠留在各人心中。

寄語善社同學，好好珍惜這份友誼。希望將來有更多更多的重聚會的機會。

特刊補白

袁慶祥

前天我去拿回來重聚會拍下的照片後，便馬上打電話給李樂基（單寶珠的先生），請他來挑選照片去沖印寄給各同學作留念。我並買了兩本相簿回來去將全部照片編號貼起來，方便同學以後要再多沖印之用。這兩本相簿也可以在五年後帶回香港各同學參看。

「廿年會」已是一星期以前的事情了，現在翻看照片好幾遍，還是愛不釋手。記得從第一天預先抵達旅店去準備註冊簽到，午餐飲凍湯，與余定一陪梅，梁老師環半島之行，余光源的「歡迎詞」，師長的「訓

話」，晚餐的炸雞，孩子遊戲表演，第二天的「團體相」活動，排球賽，沙灘遊戲，戶外晚餐，抽獎，（啊！怎忘記了座談會），最後一天早上的「離別會」，午餐的「水果碟」，晚上的歡宴等等，想來有生以來，這樣的相聚還算是第一次。廿年前大嶼山旅行可算是最近似了。

在三天中，追回了不少失落的回憶。但是還不夠，想來就好像應該與某同學多談一點近況，或請問某同學孩子的名字等等。星期日晚在頤和園門外停車場中依依不捨的心情，很久我也不會忘記的。

自這次「廿年會」後，同學之間的感情又進了一步，我感覺到因大家一齊辦事工作，彼此間的信用更加深了。最重要的就是各同學分工合作的精神都表現了出來。每項活動都是由同學們合力去籌備的。例如：茶會的汽水，就是幾位同學預先買下來的，並攜帶冰櫃去臨時買冰去作冰凍汽水用。孩子遊戲節目，計劃和準備實費思量。買孩子們禮物，又要包裝。抽獎又顧慮到家家有一份。很多很多的地方，數不盡的事，都是各人衷心合作，出錢出力的結果。凡此種種，我們不能不為自己是紅藍兒女的一份兒而驕傲。

我更有機會和梅，梁老師去釣了一二天魚。我量船量到「唔清唔楚」，而兩位老師精神奕奕，談笑風生，慚愧之極。老師即是老師，像林主任，無論是在集會訓話或閒談，都是我敬仰的榜樣。

讓我們五年後在香港再重溫這次相聚的舊夢吧！

重聚會後記

何細德

善社自一九六一年，畢業離開培正校門，到今夏重聚於加省的（Agstland），足廿週年，這短短三日，然而由各同學臉上露出愉快欣慰的笑容，及提起在學時的搗蛋趣事，就好像時光倒流廿多年，足以反影重聚會的成功，最可惜的是這次聚會，多是美加同學參加，香港的同學因路途遙遠，沒有參加，希望五年後，於培正中學大家再相見吧！

最使我欣慰的，就是眼着善社的下一代，孩子們互相認識，互相玩過痛快，及隨着家長們一起唱培正校歌，不多不小在他們的心目中，對培正中學都有所認識，更難能可貴的是表揚紅藍精神，尊師重道，沒法邀請老師們來參加這慶會，好讓我們有機會當面表達早年深受諄諄教誨之思。

好了，於這曲終人散後，我們灣區同學又忙於這本廿年特刊事宜，這一本數頁的特刊，辦起來亦非容易，然而於李威漢、袁慶祥二位熱心同學指導下，總算順利成功。

◎◎◎同學側影◎◎◎

*朱崇禧——自認怕老婆，發達有他一份。口講不停。家有地一畝，喜種瓜菜以自娛。有兩子一女。長子十分斯文和有「文路」。重聚會時他照顧着其他的頑皮仔。

*謝景亨——有兩個趣怪性的頑皮仔。

*梅 瑜——在加拿大做會計的工作。有一子一女。大仔已入高中。重聚會時她已想和朱炳超對親家。間中更跑步健身。

*羅子華——夫婦兩人同在一機構工作。有三個女兒。幼女三歲半，甚為趣怪。重聚會時已開始追胡劍豪五歲半的大仔。子華喜跑步。每日中午必練跑七英里，並會參加馬拉松賽跑。膚色健康，身體還沒有發福的象徵。

*黃馨龍——肥龍較以前稍為肥了一點。髮型還和二十年前一樣，可能仍用百利髮乳。有一子一女。肥龍在加拿大溫哥華一紙廠做防污污染工作。

*阮卓林——在中國湖城做工程師。該城是太空船降落的地方。有三個女。小女兒只有一歲，是重聚會裏最年輕的小朋友。

*單寶珠——夫婦均在電子廠工作。有兩個女兒。李樂基是標準培正姑爺。替善社辦事比很多同學還熱心。寶珠治家和治夫有方。家中一塵不染，樂基逢飲酒前必徵求她同意。

*伍子英——近來工作甚有成就。更行桃花運。重聚會時多不見此人。有一子一女。慶祥對世事看得很化。但辦起事來則很認真。

*袁慶祥——更熱心於社，出錢又出力。喜歡釣魚及打太極。靜觀則是標準賢內助。除了治家外還在慶祥辦公室處幫劃圖和管數。間中兩人抽空星期五去釣魚。

*余光源——有一個仔。他的廣東話難以令人相信他是培正出來的。長袖善舞，做工程師又兼做地產。

*胡劍豪——有一子一女。除了頭髮少了一點外，人還是和廿年前一樣大。顛大廢，妙語橫生。

*黃今是——在波士頓做工程師。做事認真，脾氣廿年一點也沒有改變。人還是一樣瘦。（沒有來重聚會）

*管家柙——有工程師的背景，有艾加哥警察的胆色，有律師的辯才。現任艾加哥警察，並在控告該城市對他的歧視。有一子一女。閒時更做慈善工作。（沒有來重聚會）。

*陳承正——土木工程師，去年被派去漢城工作。剛趕及回來參加重聚會
*何孔賢——好好先生。在斯洛斯公司任職。太太是花鋪老板。夫婦將去中國旅行。有二子一女。

*許 行——著名牙醫，有資必投，地產，雪糕店，電腦公司樣樣都來。好籃球和網球，有個好實內助兼董事長。有一子一女。

*何細德——在退伍軍人醫院任職。太太在銀行做事。熱心於善社，逢招必到。有事都幫忙。有一子一女。

*湯玉安——聞說已漸多白髮，在紐約當工程師，副業也不少，職業介紹，旅行社等。有兩個仔。（沒有來重聚會）。

廿週年重聚會簡記

李咸漢

經過數月的籌備，善社的廿週年重聚會，順利地在加省Pacific Grove的Asilomar Conference Center舉行了。參加的同學計有：

加拿大區：梅瑜和黃露麗。

紐約區：朱崇禧和謝景宇。

羅省區：陳時中、朱佩嬌、羅子華、陳承正、何孔賢、朱炳超、朱念之和鄭邦盛。

聖地牙哥：林雅淑。

中國湖(China Lake)：阮卓林。

三藩市區：袁慶祥、潘靜觀、李咸漢、許惠翠、

伍子英、何細德、陳德鴻、余光源、余定一、單寶珠、許行、胡劍豪、胡炎章。

三藩市區的同學是「地頭虫」，所以較多人參加，陳承正，去年被公司派去韓國，剛回來渡假，因而趕及這聚會。老師來參加的，有林漢勇主任夫婦，梅修偉和梁雲嫻老師，濟濟一堂，合共有九十人，小朋友來參加的有三十六人，甚至未來嫂夫人(?)也有一個，甚為難得。

第一日

早上十時許灣區辦事的同學已抵達 Asilomar，何細德代買了一幅紅綉作題名用，並請得他外公大人在綉上題了二十週年重聚會的幾個大字，午飯前已有半數同學來臨，Asilomar 的接待室平白添了這麼多中國人，頓時熱鬧起來。有人說，中國人講話大聲，數人聚在一起，好像蜜蜂一樣，嗡嗡不絕。

四時許歡迎會開始，主持人是余光源，茶點是由潘靜觀和許惠翠在午飯後趕去買回來。初時以為伍子英可以作打雜去奔跑，但他却去找了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工作來做，余光源致歡迎詞。

講詞已早準備好，可見他對這聚會的認真和落力。梅老師和林主任跟着簡譽報導他們的近況，梅老師現在在拉斯維加斯退休，聞說他的烹飪技術，確有兩手。他的外孫最喜歡他煎的豬排。兩位老師都覺得這聚會很有意義，更反映出各同學之間難得的友誼。唯一可以包含到這種友誼的名詞，只有我們常用的「培正紅藍精神」。各區的同學，又介紹了一下其他同學的近況。

晚飯後，有一個遊藝會，節目是單寶珠和劉陪賢(余光源夫人)安排，胡劍豪做M.C.。善社不乏頑皮同學，他們的第二代也不缺。遊藝會開始前，火警鐘突然大鬧，原來有位小朋友錯手拉了火警鐘，弄到 Forest Ranger 急急趕來看有什麼事。遊藝節目豐富，神經M.C.，言語風趣，時不時又幽各同學一默。遊藝節目如下：

①枝歌——李詠恩、李慧恩

②鋼琴獨奏——(單寶珠千金)管樂伴奏

③小提琴獨奏——許誠(許行公子)

④鋼琴獨奏——陳家明(陳德鴻公子)
(袁慶祥伴奏)

⑤鋼琴獨奏——陳慧薇(陳德鴻千金)

⑥唱雙簧——袁倩、李凱倫(李咸漢、許惠翠千金)

⑦二重奏——李詠恩、李慧恩

⑧鋼琴獨奏——余雅倫(余光源公子)

⑨小提琴獨奏——何子卓(何細德公子)

⑩鋼琴獨奏——李凱倫

⑪鋼琴獨奏——陳毅峯(陳時中朱佩嬌公子)

⑫鋼琴獨奏——陳淺峯(陳時中朱佩嬌公子)

⑬笑話——袁芷、許成、陳家明、余雅倫

⑭鋼琴獨奏——李詠恩

神經M.C.妙語：「觀衆裏有位一人才，告訴我這位「蠢才」說在座還有個很多「天才」沒有出來表演」，因為各小朋友落力演出，觀衆裏的小朋友，又安定地去聽，余定一替重聚會準備了禮物給所有的小朋友，人人有份。表演後，更有茶點。遊藝完畢後，各同學繼續他們的閒話家常，有些則開檔打橋牌，直到十一時半，才結束這重聚會的第一日。

第二日

早上朱崇禧和朱炳超主持坐談會，朱炳超星期五晚要去羅省機場送大女去歐洲渡假，送後才能漏夜開車來參加第二日的節目，清晨六時才抵達 Asilomar。稍為休息，便來參加活動，甚為難得。坐談會的題目，是五年後善社加冕的計劃。經過這次在加州的重聚會，各人都知道在美國的同學到時會同樣熱心去響應參加，目前唯一擔心是香港善社同學會的組織。袁慶祥提議各同學個別去和陳志成和陳偉仲聯絡，表示我們的關懷。林主任則告訴在坐同學一個有關培正加冕的傳統習例，同學並不一定要在培正畢業才可以有資格去加冕，凡在該社讀過的都有資格。換而言之，所有逢一進二或逢二進一或中途出家的都可以去被加冕。余光源又提出屆時我們在美國「包一架飛機回港。各同學都覺得現在還太早去計劃旅行的細節，希望三年後重聚時，再去討論這些問題。目前最重要還是去攞好在港的善社同學會的組織。

下午北加州和南加州的小朋友有壘球比賽。北加州球員大部份是女將，南加州則全是男將。比賽緊張萬分，做公正的伍子英和他的王小姐，屢被球員抗議他們的決定。比賽結果用汗和淚以七比六戰勝南隊。小朋友比賽時，同學們則有排球比賽，梅老師實刀未老，打起球來，還是勁力十足。跟着是沙灘遊戲，小朋友們最開心，凡參

加玩的都有獎品。小朋友的直包袋賽跑後，又有爸爸隊和媽媽隊直包袋接力賽跑，爸爸隊有 Handicapped，所以媽媽隊贏了。

晚飯是一頓豐富的 BBQ，飯後有猜謎和抽獎，謎語是梅老師在排球賽後抽空作出來的，猜的是善社同學的名，例如「電池」——余光源，「查完 Passport」——許行，「明天默書」——朱念之等等。凡猜中的，都有獎品。抽獎節目，是由許行和胡炎章主持，頭獎至三獎的禮物是許行去負責購買。各同學又捐了二十多份禮物出來作抽獎品時，同學去要介紹他的家人，有些人介紹太太作「美飯婆」，有些是「波士」，有些是 Manager 有些是董事長，各種職位都有。朱念之抽了頭獎，林主任頒發頭獎時被「錫」了「一啖」，林主任說「我老婆唔會吃醋，因為唔係我錫佢而是佢錫我」。抽獎後，同學們又談到十一時，因警察來干涉，說談得太嘈才散。

第三日

早餐後，很多同學已開始他們的歸程。有些則利用時間去附近遊覽，約有一半人留下吃過午餐才離開。灣區的同學，又晚上「頤和園」設膳歡送梅老師，梁老師和一份份留下的外地來的同學，這樣才結束一個有意義和愉快的週末。

在這短短的數天裏，各同學有機會相聚和交

換新聞。談起來雞啄不斷，在 Astomar 晚上談到被人干涉，在頤和園吃飯時，已談不停。飯後談到大門口還在談，後來行到 Parking Lot 仍在談，除紅藍精神外，難以形容這種熱情。此外各同學太太一見如故，互談起來，也來個不停，大概這是紅藍太太精神吧！小朋友也如是，一下便玩得熟落起來，他們自己圍在一起玩，一起吃飯，一起爭吵，這是紅藍小朋友精神，還有紅藍 Uncle 精神，紅藍 Auntie 精神，紅藍爸爸媽媽精神，這數天便在這種氣氛中渡過。紅藍小朋友的精神，更值得一提的是，星期五晚他們大大方方去為紅藍父母表演，一點不怯場，後生可畏也。

這次難得有老師們來參加，使這聚會生色不少。可惜朱達三老師因健康關係，未能來臨。聞說他年底會來加州避寒，屆時有機會見到他一面。梅老師林主任都說，在枝叫他們是我們老師，現在應只算是朋友了。但有同學說，一日為我們老師的，則一世都是我們的老師。

這次聚會想不到會有這麼多同學來，可惜還有更多在美洲（甚至在灣區）的同學沒有來，希望這簡單的報導，會讓他們知道。他們真的錯過了一個好機會，去重溫以前同學的友情的機會。這些同學應該提前去計劃，去參加五年後在香港母校的加冕慶典。

小花邊新聞

媽咪：「你咁快走去邊度呀？」

謝景亨個仔「我去追女仔」。

X X X X X

謝景亨個仔「喂，呢度有「Pair」牌，我地

嚟「賭」「Pair」牌。

唔係玩牌而是賭牌，有其父必有其子。

X X X X X
神經 MC：「小提琴彈得不錯，爸爸的伴奏則差一點」。

X X X X X
李凱倫豪情表演唱雙雙「Who's on First?」可以比得上高脚七矮冬瓜，小朋友抱腹大笑，觀眾的爸爸媽媽們則不知所謂。

X X X X X
神經 MC：「吹得好，得到亞鴨吹大牛的真傳」。

X X X X X
搵老豆笨。「Do You Have Some Licorice (糖)？」

「No, I Have Two Suckers On a Stick (大板糖)」。

余光源和許行 Hold The Stick。
註：Sucker 又可以作笨伯解。

X X X X X
林主任：「你們一定要聽老婆話，不然唔會發達喇。」

高佬：「我們不但聽老婆話，我們還怕老婆添，但還未發達？」

X X X X X
梅老師：「有騙的是學生，有騙的是先生？」

X X X X X
梅老師：「今年是你們離校廿週年，差不多亦是我離培正二十週年。」

X X X X X
路邊社新聞：陳潤國和董依華在等待快來臨的 BB 女。

善社廿年重聚會花絮

胡劍豪

善社離枝廿週年紀念，重聚於加省 Astionmar，十時許，同學們紛紛到達，別離廿載，大部仍音容不改，風采依然，其中胡炎章同學公認改變最多，由小小「葫蘆」，而長大成人，少有能認他出來者。

灣區同學，佔了地利，大都早到，C字頭同學，如朱、陳、等姍姍來遲。朱炳超同學，因事遲至星期六凌晨五時才到，從羅省連夜趕路，黑夜飛車，精神可嘉。

在 Astionmar，好比學校寄宿，打鐘食飯，排隊入場。註冊登記時，領取飯票比房匙更重要。首次午餐，是麥西哥式，湯是冰凍，味如下了胡椒的茄汁，幾乎連ABC或美蓮的快餐還不如。

飯堂伙食一切，可算中上之選。但他們收碟執枱之快，為世界之冠。別小看侍應生們，嬌嬌滴滴似乎漠不關心，但刀叉一放下，手一離開，他們便會將碟碗從鼻子下搶走，快如閃電，防不勝防。

伍子英同學是到會惟一的王老五，他携女友參加，是最受人關心的一對。同學們一反昔日頭皮搗亂作風，儘量給他們方便，詐作視而不見，將來一切嚴重後果，他們自己負責。

午間歡迎會前，火警鐘大鳴。見 Astionmar 對我們無任歡迎，驚動保安人員。逐室調查，結

果虛驚一場。可能是小孩誤觸警鐘所致。幸而沒有勞動消防局，如出動消防車，要罰五十大元，警鐘五十元拉一拉，不如去賭城拉角子機，還要化算。

首夜晚會節目，兒童們載采娛親，是天才表演，天才有三種：一為表演者的言察天才，有目共睹，不容否認。二是為父母者的言察天才，音樂及當眾表演，是拿棍趕鴨的天才。三是其他同學，能靜坐一小時而不搞亂，是忍耐天才。所以是夜天才橫溢，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晚會時，三小頭重，臨時即興演出諧劇，Sucker on a Stick，戲弄嚴父於股掌，誠後生可畏。

晚間小孩就寢後，同學不是談天，便是聚賭，有胡塗的魚蝦蟹檔，開胡蓮（胡炎章）投雞（李樂基），有高佬的Poker檯，贏夠飛機耳筒費用，橋牌則被梅林二師，殺得片甲不回，老師就是老師，學生俯首稱臣。

高佬打Poker，連飲皆苦，口渴欲飲茶，太太打開茶壺而大叫曰「有水測」，自此以後，高佬運連一落千丈。

同學們分派在三座不同的房屋中，環境優美，可惜隔聲太差，蟻行如雷鳴，難以熟睡。最早，兒童們的笑聲，比鷄鳴還早，比鬧鐘更响。在五六時許，已吵得不樂乎，父母們半睡半醒，不亦苦乎！

星期六，風和日麗，早上開坐談會，以廿五

年元老加冕為題，同學們嚴肅地在室內討論。室外小孩，吵到天翻地覆。太太們，以放信等於Spending為宗旨，出外大事Shopping，真是牛耕田，馬食穀。

下午排球賽，打八人排球，以沙灘為場，青草為界。保證救球不着，落地地可以撈回一把沙。在不標準場地，以失練身子，在放球球例下，殺得沙塵滾滾。有首次發球必出界者，有跳高不成賴地軟者，可見生鏽刀未老，結果一比一終場，並非一團和氣，而是無力再戰第三局。

高佬打排球，勇冠三軍，跳高殺球，跌個大元寶，二百多磅身材，要幾人合力才能拖他起來。未幾，又飛身救出界球，跌入草叢中，效法神農嘗百草。據高佬云：草味甚苦，自此以後，高佬腳不離地，保重身體要緊。

拍團體照，時間一拖再改，好容易在星期六午，集全全體約九十人，拍全家福，小孩子們反而容易控制，乖乖坐在地上，任拍唔聽，同學們則願住「擺景」，難以捉他們歸隊。

全體照後，同學再分班與師長們合照。信望愛光四班輪流，害得幾位師長要罰金，笑謂一報昔日留堂之仇。

拍團體照好比放火箭，數數來配合時間與笑容，我們的導演下令：「我數到四或五或六時，你們便可以笑」，所以如照片中人苦口苦面，並非心情不愉快，而是數錯數目而已。

星期六晚抽獎，家家有份，全不落空。領獎

時，同學順便介紹自己家人。發覺大部份太太，都有高級正當職業，不是董事長，便是波士。善社同學，全是發達會員乎？

× 余光源同學，介紹自己家人時，指着太太言，「我是她的老公」將堂堂男子反變為太太的附屬物，比封太太為董事長及波士者，有過之而無不及。

× 造化弄人，單寶珠有女，抽獎得男裝錶。何孔賢有子，抽得女裝錶，他們如不指錶為婚，便要交換禮物。

× 胡塗與許行，分別抽回自己捐出的禮物。瘦水不流別人田，事後拍掌嘆曰：「早知如此，應捐出大禮一份。」

× 特別頭獎，林老師看中，(抽中)朱念之，大盒禮物，換來香吻一個，雖然林太面色不變，林老師亦立即當眾剖白言：「我太太唔會吃醋，是她錫我，不是我錫她。」表明心事。

× 梅子是燈謎高手，再次為全社寫出燈謎廿四條。集到會廿多人之力，仍未能全部射中。實是她的辣，燈謎如下：

- 1 紅雙仙 (胡安琪)
- 2 電池 (余光源)
- 3 大家闊秀 (林雅淑)
- 4 Don Juan 蕭蕭 (胡劍豪)
- 5 老二釋盜 (何孔賢)
- 6 有驚無險 (袁慶祥)
- 7 驗完 Pasport 許行

8 林漢勇射龍門

9 好學生

10 一碌木

11 演手瓜

12 吃過量安眠藥

13 此公有後

14 靚女

15 遊博物館

16 國之將亡

17 上下一心

18 天下大亂

19 有得頂

20 冇得彈

21 狀元及第

22 唐兄弟

23 取消不平等條約

24 明日默書

陳時中

(朱)守綱

(孫)卓立

陳力

(李)永寧

(伍)子英

(周)鳳顏

(潘)靜觀

盧民逸

(彭)振邦

(毛)紀寬

(朱)炳超

(周)美好

楊榮宗

黃祖同

張國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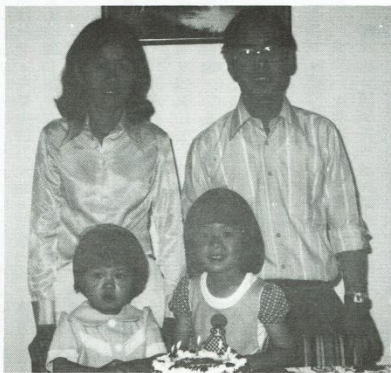
(朱)念之

× 星期日是叙會尾聲，經過兩日的「折磨」，連小孩子亦再也不能早起。所以是日早晨，冷清，靜「影影」，多在收拾行裝分批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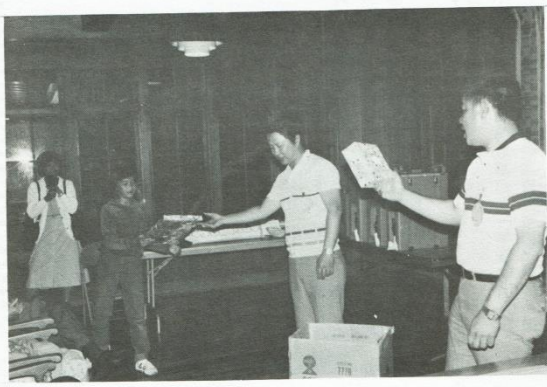
× 最後午餐是漢堡飽，各人盡生存責任而填肚子。突見袁慶祥拿着一碟新鮮生果，令人垂涎欲滴。得知是廚房特為素食者而設，乃利用早退同學留下的餐券，再到廚房，高言佛號，充作素食客。廚房可能永不明白，何以突來狗肉和尚多名。

× 重叙三日，收獲甚豐，有大講大笑而弄到聲沙喉痛，打波運動引起的腰發背痛。幸而各人都能苦中作樂，帶着滿袋汗水臭壞而回。

陳秉麟合家福



派禮物



佢錫我唔係我錫佢



林主任「訓話」



野火會



愛班同學



望班同學



信班同學



光班同學

大笑，大跳



拔河

每廿年練習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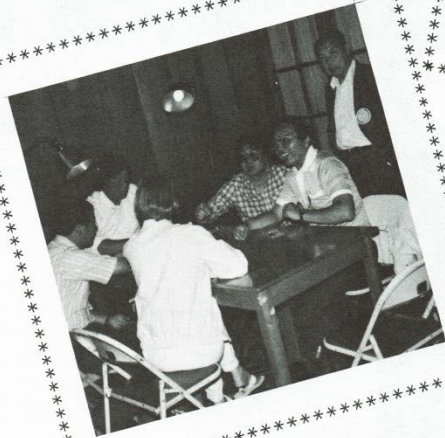
伍子英快來



「幫」手放火



補習



多嘴街





等餵食飯



這紀念刊裏有兩篇稿是特別為同學通訊寫的，高雁雲老師安排了將它們在來着的同學通訊裏登刊出來。鄭煥時老師給了我們不少指導和鼓勵。我們謹在這裏向他們致謝。梅修偉老師也抽空為我們談談他來重聚會後的感想，甚為難得。胡劍豪和李威漢的兩篇都是說述重聚會的過程，像盲人摸象，他們的報導都有點不同。刊內的照片是多得兩位善社姑爺李樂基（單寶珠）和盧國常（林雅淑）為我們拍攝的。

閱讀了所有來稿，我發覺了這三天為甚麼能在各同學腦裏留下這樣深刻的印象。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梅老師觀察到的各同學的人生觀。在畢業二十年後，各人都能安於所業，樂於所業，更能對人以誠，對友以愛。重聚會只是一偶然的機會讓這種精神昇華出來。換句話說，各同學都成熟了。陳秉麟來信裏提及錢芷友老師在我們畢業時寫給我們的贈言：「得失本是尋常事，莫作乾坤一贅民」。我相信在這廿年之後，我們都深深會到這句話的意思。

等到這刊物編印出來時，該是聖誕時節了，謹在這裏敬祝各位聖誕並新年快樂！

每位七毫半



風景幽美

ASILOMAR, CALIFORNIA